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邊戲耍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

且說馮淵見金頭老虎賈士正在屋中，看著那桌果席，叫家人有請高大爺。家人出來，馮淵只得躲避，就見東房上一個人，轉眼之間，蹤跡就不見了。自己暗想道：這個人好快身法，也就跳在後坡。等家人過去，從外邊進來一人，馮淵一看，認得正是飛毛腿高解。來至廂房，金頭老虎讓他坐下，謙讓了一回，高解上坐，賈士正親自斟酒，叫高解連飲三杯，然後這才斟上門杯。賈士正道：「這件事，多虧是你，除非哥哥，那件事萬萬不能成功。」列位，高解怎麼跑到這裡來了？皆因在美珍樓被蔣四爺追迫，在雜貨鋪席圍的旁邊躲避了半天，他見蔣爺沒追，自己方才放心，後來逃竄，也沒找著白菊花，耳聞著醬坊內多半是病判官死在醬缸裡了。自己無家可奔，一想，不如上姚家寨找白菊花，主意已定，就奔洛陽縣而來。可巧正走在賈家屯地面，遇見賈士正在門首，二人彼此見禮，賈士正把他讓在家內，待承酒飯，飲酒之間，二人談了些個閒話。這賈士正愁眉不展，高解問：「賢弟，什麼緣故，愁眉不展？」賈士正說：「菜園子裡有個少婦，生得□分俊俏，自己不能到手。頭一次見她之時，在井邊上汲水，我過去說：『大嫂子，賞我一口水喝。』她轉身就跑了。前天又遇見她汲水，我又說賞我一口水喝，她仍是回頭就跑。我雖有錢，打不進這個門子去。」高解說：「不怕，有我給你辦理。只要你喜愛這個人，我就有法子。」到了晚間，高解叫賈士正預備兩牀被子，帶了兩名家人，到了菜園子內。高解見他們外邊放著兩個水梢，用小磚頭往水梢樑上一砸，這叫調虎離山之計。那個少婦剛一出門，他用被子往她頭上一兜，就不能喊叫。高解往肋下一夾，到了外頭交給家人。高解復又回去，站在房上一嘆：「我乃夜遊神是也。」所以那個老太太一說，馮淵就知道是夜行人所為，只就是各行中人，知道各行人的滋味。再說當時高解說完，仍然回到賈士正的家中。這是第二日晚間，金頭老虎預備一桌酒席，請高解與他道勞。二人講些盜取婦人的事，高解說：「但不知那婦人從也不從？」回答說：「不從，要是從了敢好了。」高解說：「不從咱們慢慢再想法子。」賈士正說：「她要是不從，哥哥有什麼招兒，我領教領教。」高解剛要說，家人進來回話說：「員外在上，外面由姚家寨來了一位週三爺。」賈士正一聽，一聲吩咐「請」。馮淵容他們進去，復又到前坡，臥著往內瞧看。見此人身長八尺，銀灰六瓣壯帽，銀灰箭筒袍，絲鸞帶、薄底靴子，肋下佩刀，白緞子大氅，上繡三藍色的團花，面若銀盆，劍眉圓目，直鼻菱角口，微長鬚鬚，見了賈士正對施一禮。高解微微一怔，賈士正在旁說：「二位不認識麼？這可不是外人，這就是八寶空青山的寨主，外號人稱玉面判官，姓周名凱。」又說：「這位是土龍坡的寨主，外號人稱飛毛腿，姓高名解，與週四哥、週五哥莫逆這交。」二人一聽，對施一禮，說了些久仰客套，謙讓半天，然後落座。叫家人重新另添一份杯箸。

賈士正問：「三哥意欲何往？」玉面判官周凱說：「我從姚家寨來，皆因團城子東方亮大哥請王興祖鎮播，他不願意去，團城子連催了三封書信，姚大哥打發我趕下來了，如若他沒有去，我追到家中，把他請出來。人家那裡實指著他鎮播，別誤了人家的事。他要在團城子，我就不往他家中去了。」賈士正說：「就為這事情，你明天再走罷。」隨喝著酒。周凱說：「高大哥，因何走到此處來了！」高解一聲長歎，說：「我們實在的是時運不好！」遂將晏寨主丟琵琶峪，周瑞丟桃花溝的話細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你們四弟，大概還許沒有命了。」又把美珍樓三個人失散的話也說了一遍。玉面判官周凱站起身來，跺腳一喊，說：「就是這麼一個老西兒，就會害得你們三個人這般光景！」高解說：「你不可不知道，這個山西人多大本事哪！」周凱說：「多大本事？他還能項長三頭肩生六臂不成？」高解說：「這個人能耐太大了。他會裝死，他會裝打呼，會裝往西北追人，在東南等著。他那口刀不管什麼兵器，碰上就折。一身暗器，所有的暗器是無一不會。再說他那暗器，也透各別，手中托著一枝鏢，嘴內一咕嚕，那一枝鏢，能打死三個人，那枝鏢不去，仍然還在手內托著。他那口大環刀更利害了，削兵器不要緊，他把刀往外一甩，就出來一道白光，人離著半里地，腦袋就掉下來了。」他一誇獎徐良不要緊，把賈士正、周凱顏色都改變了，周凱說：「此人必是有妖術邪法？」高解說：「妖術邪法大概也有點，它日見著他，須多留些神方好。」他這裡替徐良說話，氣得馮淵渾身的亂抖，心中暗說：「這個醋糟，真走時運，我馮淵背地裡，就沒有人說些大話。我淨在這裡趴著有什麼意思，趁他們喝著酒，我先到後面把那個婦人救了再說。」正要打算往後去，不料兩條腿被人揪住了，扭項回頭一瞧，暗鬧心中歡喜。原來是徐良把他雙腿揪住。

你問山西雁從何至的？皆因是馮淵拿了三封書信，由公館起身，徐良總看他不能辦這樣大事，隨著就把自己的東西拾掇了，帶些散碎銀兩要走。蔣爺問：「你上哪裡去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告告便。」就打這一告便，追下馮淵來了。一路之上，總不離左右，直到劉家團，他在對面影壁後頭蹲著。他一聽馮淵這說話就不對，只暗暗罵臭豆腐不會說，說不留下書信使得，你到底告訴人家來歷呀。看這個意思，先生準是在家內，他就先奔賈家屯找店來了。他住的也是雙盛店，外院兩間房。馮淵進來，他也看見了，他先吃完了飯，到西院瞧瞧去，剛進院中，見馮淵往那院一躡，他也跟過來了，馮淵在屋內說話，他全聽見了，他先過來，順手把馮淵夜行衣靠拿著走了。等到二更之半，他也在那裡去了，看見馮淵跑到後邊，他把屋中話也都聽見了，一轉身從後面躡到西房，到前坡把馮淵雙腿一揪，自己往起一站。馮淵又不敢叫喊，又怕他往下一扔，徐良果然是往下一抖，馮淵就從房上摔下來了，說醋糟你害苦我了。他雖然是一身功夫，自己要躡下房來，一點聲音皆無，這是被人摔將下來，可是撲咚一聲，趕緊的站起身來。徐良在他背後低聲說：「不要緊，全有我呢！」馮淵見他在背後，就壯起膽子來了。徐良說：「烏八的，三個人滾出來罷。我這鏢在這裡托著哪。我這就要念咒了，打死你們這三個烏八的，我這鏢仍然還回來。」高解說：「不好，來了！」當的一聲，把後窗戶踹開，從這後窗戶跑出去了。周凱不能不出來，無奈把大氅一甩，掖上衣襟，拉刀吹燈微微一攏眼光，躡出屋門往對面一看，就見迎面站著一人，說：「你是多臂熊？」馮淵說：「我不是，我是你馮大老爺。」隨說話，扭項一看，徐良早不知去向，馮淵只嚇了個膽裂魂飛，只可拉刀，與周凱交手。周凱說：「外面就是一個人，你們出來拿他罷。」賈士正也就在牆上，摘下一把撲刀，躡在院內，說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深夜入宅，非奸即盜。」兩個人往上一圍。馮淵這口刀，上下翻飛，遮前擋後，暗暗的怨恨徐良，你把我扔下來，你不管了。正在怨恨，忽聽身後哼了一聲，馮淵躡在圈外。賈士正、周凱也就一怔，往對面一看，就見徐良一身青緞長襟，黑臉膛，一雙白眉毛，望下一搭拉，好像吊死鬼一般，手中托著一件物件，靠著南牆瞪著眼睛，齧著牙齒，實係難看。周凱、賈士正納悶，這個人不像有本事的人，周凱喝問：「你就是多臂熊？」徐良說：「你就是判官呀！」周凱說：「然也，知道我的利害，快些過來受縛。」徐良說：「判官，你沒打聽打聽我的外號叫什麼？」周凱問：「你叫什麼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叫閻王爺，專管判官。」周凱氣往上衝，說：「好匹夫，滿口亂道。」自己也不敢過去，見他嘴內咕咕嚕嚕的準是念咒哪。說：「小輩，你要施展妖術邪法，你不是英雄。」徐良說：「你這一擾，我把咒語都忘了。」賈士正說：「別容他念咒，咱們動手罷。」二人正要往前一躡，徐良說：「我也沒基本事，你們饒了我罷，我給你們磕個頭。」周凱與賈士正說：「咱們被他戲耍透了，原來是個無能之輩。」把刀往下就刺。就見徐良肩膀往兩邊一晃，把頭一低，焉知曉他的頭，可不好受，花裝弩味的一聲就打出來了。多虧的周凱眼快，一低頭往旁一閃，弩箭味的一聲，就從耳朵上穿將過去，鮮血淋漓。氣得周凱咬牙切齒，把刀就刺，賈士正也就躡上來了。徐良哪裡把這兩個人放在心上，拉大環刀交手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馮淵，見徐良一露面，自己往北，撲奔後面去了。由東夾道往後正跑，忽見後面房上站著一個人，晚間一看，猶如半截黑塔一般，身軀胖大，頭如麥斗，二目如燈，用了個魁星踏斗的架勢往下瞧著，就把馮淵嚇了一跳。要問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